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画册在京首发

□ 牛梦笛

的党史》画册首发仪式22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出席，并与嘉宾共同为画册首发揭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王晓真、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郭书林、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等在活动上致辞。

章百家对画册的推出表示衷心祝贺，他说，新出的画册为《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这个节目做了一个圆满的收官。这个收官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画册这个新的载体将使这些经典的画作和蕴含其中的党的精神能够更长久、更广泛地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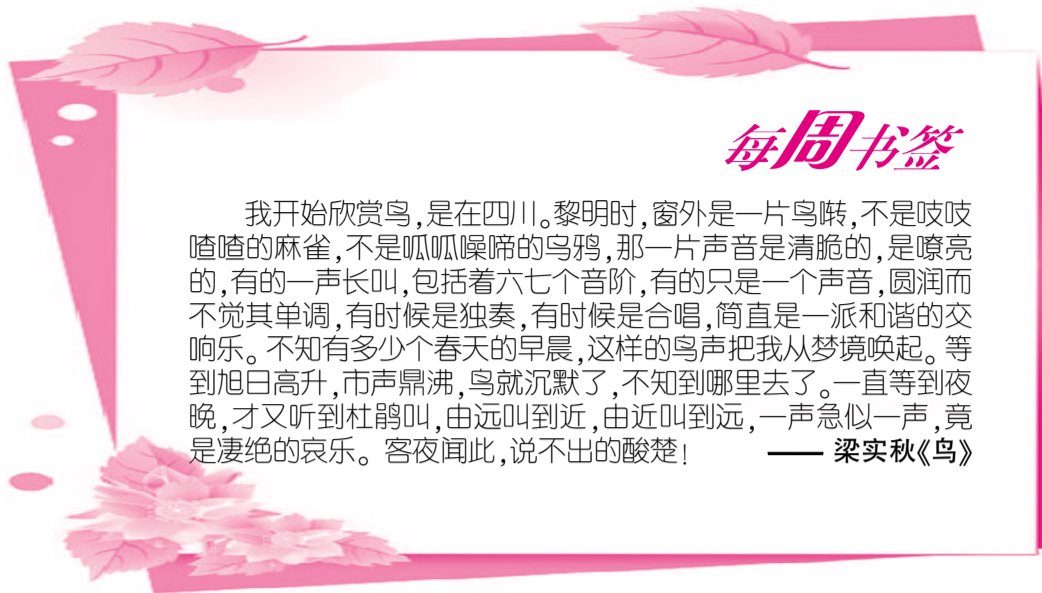
活动现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获赠《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画册。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画册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特别节目为基础，是第一部以美术经典为载体展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的大型画册。百余件红色经典美术作品首次大规模集结出版，通过文字阅读、美术品赏与视频观看的巧妙融合，探寻历史细节深处的初心使命，讲述美术作品背后感人肺腑的党史故事。

(据光明网)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的《美术经典中



每周书笺

我开始欣赏鸟，是在四川。黎明时，窗外是一片鸟啭，不是吱吱喳喳的麻雀，不是呱呱噪啼的乌鸦，那一片声音是清脆的，是嘹亮的，有的一声长叫，包括着六七个音阶，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圆润而不觉得单调，有时候是独奏，有时候是合鸣，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不知有多少个春天的早晨，这样的鸟声把我从梦境唤起。等到旭日高升，市声鼎沸，鸟就沉默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一直等到夜晚，才又听到杜鹃叫，由远叫到近，由近叫到远，一声急似一声，竟是凄绝的哀乐。客夜闻此，说不出的酸楚！

——梁实秋《鸟》



村庄是一曲小令

——读魏振强《村庄令》

□ 胡竹峰



读书有感

谈，风物谈里有风雨，人生的阴晴圆缺在文章气象里，有一种舒缓的语境，是好作品的质地。《夕阳下山岗》写到结尾：“那晚，我煮了一大锅稀饭，和父亲吃了。”这是自然的笔墨。振强写“桃花山”，写“麻木”，写“缺口”，慈悲心肠，下笔又不一味凄切，朴素若水，悠悠荡荡晃过来，悠悠荡荡止住，静静地开幕，静静地散场。昔年读泰戈尔《飞鸟集》，最喜欢其中几句，也算作他文章的小注：“当日子完了，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将看见我的伤痕，知道我/曾经受过伤，也自己治愈了。”

口袋里的糖果，唯恐易尽，眼见一粒粒少了，文字才不自觉地流淌出来。每每读魏振强的文章，总觉得是初读，新鲜感不褪。这本《村庄令》在风土人情方面有了新境界，有些白描，有些抒情，又铺排又节制，像一套连环画，跌宕起伏。中国文学向来不乏风物

的玩伴，无处寻觅。无论繁华的日常，还是朴素的生活，总被风雨无情吹打去。斜阳中望见山岗，那边是外婆家，外婆早已走远，当年小小的顽童也已长大。一页页岁月更始，相似的日出日落，不同的悲欢离合。

读魏振强这本书，每每情不自禁感动，感动之后是伤怀。一滴露珠的晶莹，一抹晚霞的灿烂，檐雨剔透如散玉碎珠。一阵风吹过，叩问稻谷麦田菜畦，两只站在树梢的黄鹂，一行飞上天空的白鹭，真让人惦记，让人怀想。

《村庄令》通篇清淡简洁，鲁迅说废名冲淡为衣，稚拙为本，魏振强文笔冲淡与先贤呼应，不取废名的奇崛，只作朴素的白话，情深在焉。而情深处，也只是轻轻点染，举重若轻如井口的水甕，轻灵，跳跃，虽一笔笔落实，却有飘逸气，凌波微步大抵如

此吧。魏振强写的是曾经一日三餐的日常，其中也有梦想的幻象，是书人的心相。旧作里我谈过：文章到底要有心相，古人说境由心生，相由心生，甚至静也由心生。好作家有两支笔，写生之笔，写意之笔。一味写生，笔墨容易凝滞；一味写意，少了形象。作文如作画，似与不似之间恰好。好文章之妙，神形兼备，写生时三分写意，风致摇曳；写意时三分写生，要有恭敬之心。好文章不过恭敬的一段风致。孟子说恭敬之心，人皆有之。但天下文章，实在有太多不恭敬的，浮皮潦草，而村庄真是一曲小令，是牧童归家时的笛箫，是亲人的叮咛与眺望，是竹杖芒鞋穿林打叶，是卧听瓦屋风吹雨下，是烛光炉火下过夜……

(据人民网)



新书架

《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大时代的21个小故事》



作者：邓斌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容简介：写给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启示录，21个真问题深度洞察，76位专家大咖推荐，数字化转型系列，为管理者呈现数字化驱动的价值创造新方法。

《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从商业进化论、管理变革力、技术加速度3个视角，详细阐述了数字化转型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之道，围绕数字时代纷繁复杂的商业现象，选择了21个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故事作为承载，在故事中提炼了话题焦点、他山之石、点石成金3个部分，深入浅出地剖析了数字化的本质、底层逻辑、应用场景、实施方法等层面的重要问题。

阅读该书，管理者可以了解数字化对所在行业的影响，借鉴最新的数字化转型研究成果，深刻理解多项数字技术进步，知悉数字化转型实践方式方法，明晰如何利用数字化优势达成企业相应的适应性与敏捷性，强化企业管理能力，构筑长期竞争优势，实现业务战略和企业自身的卓越运营。

《哈佛的图书馆和博物馆》



作者：田松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哈佛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一本学术游记，从图书馆和博物馆入手，系统介绍哈佛的图书馆、博物馆及其文化。本书作者田松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做访问学者的十个月中，出于工作需要，也出于个人兴趣，遍访哈佛及附近的图书馆及博物馆，记录下相关信息、个人感悟，并拍摄了照片，集成此书。

《中国味道》



作者：周文翰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追溯了大约50种调料、香料的历史，从古到今，人们如何在各自的文化中认识、利用它们，以及如何赋予它们文化上的意义，试图从全球文化比较、跨学科的角度看待它们。结合当时的古诗文、绘画、雕塑、植物手绘等艺术作品，书中写它们从西到中、从南到北经历了怎样的传播路径，在实用和象征两个层面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如何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互动，如何在艺术、园林、饮食的图像和文字叙述中被表现，最后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理解的这番模样。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

□ 陈才川



锐书评

剧，其中紫玉所吟歌诗情调凄婉，使故事极具艺术感染力。又如《续齐谐记》中“赵文韶”“王敬伯”写人神(鬼)之恋，其中男女弹琴歌唱，凄婉婉丽，也赋予小说以浓郁的抒情意味。

在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性是促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恰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它“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而“诗笔”即指唐传奇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洪迈《唐人小说》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他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也是强调其鲜明的抒情特质。明桃源居士更是将唐人小说的抒情性溯源至楚骚抒情传统，称《楚辞》之后，唐人以其“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言外之意，唐人小说与诗歌一样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心志。毕竟，唐传奇作家大多为诗人，他们往往以诗性思维叙事写人，如《枕中记》《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在《任氏传》中即宣称其小说创作是为“传要妙之情”。再如，沈亚之的《湘中怨解》《秦梦记》《感异记》皆为典型的“楚调小说”，它们情节淡薄，不以故事性见长，而是通过穿插《湘中怨》《光风词》之类极富感伤色彩的楚歌来酝酿凄美迷离的情调，着意渲染一种隽永绵长、哀感顽艳的情绪。清人所编《唐代丛书》《唐人说荟》在收录《湘中怨解》的同时并附上《湘君》《湘夫人》，也意在强调这篇小说浓郁的抒情特征。

唐传奇之后，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第二座高峰的《聊斋志异》也富于抒情色彩。按照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说法，其小说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孤愤之书”，这在大多数小说篇尾的“异史氏曰”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蒲松龄《寄孙树百》以“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来表达自己的写作心境，

显然，抒发胸中磊块是其写怪异的的重要心理动机。纪昀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称纪昀将《聊斋志异》视为“才子之笔”，而把自己的《阅草堂笔记》定性为“著书者之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他们都认为《聊斋志异》与唐传奇小说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自宋元以来的“说话”伎艺，为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故事性乃其第一要务，但随着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的文体化，其主体抒发色彩亦渐趋显著。如《三国演义》虽属世代累积型作品，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评点者以“第二作者”身份，因此《三国演义》最流行的版本毛译本已属文人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抒情色彩，其卷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即为全书奠定了悲怆的感情基调。

文人独创型作品的抒情性更为突出。如作为明遗民，陈忱对屈原及其楚辞作品产生了强烈共鸣，作有《九歌》的他除通过所在的惊隐诗社奉祀屈原外，更是有意识地将楚骚抒情传统引入《水滸后传》，他在该小说序中谈及自己的创作动机，自叹“穷愁潦倒，满腹牢骚，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作此残局而著成之”，为此他声称自己的这部小说深得“《离骚》之哀”。确实，《水滸后传》乃陈忱抒发其遣民之悲与故国之思的“泄愤之书”。因穷蹙不遇而以小说抒怀者还包括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像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传》所谓“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佩子于《吴雪》第九回所谓‘英雄失志，狂歌当泣，嬉笑怒骂，不过借来抒写自己这一腔块磊不平之气’，都是自道其‘发愤著书’的创作动机。盛行于晚清民初的‘哀情小说’更是以情味醇厚见称于时，徐枕亚在为李定夷《蕙窗怨影》作序时称“欢娱之词难工，愁

苦之音易好，诗文如是，小说亦然”，他对这部小说的抒情性予以高度评价；而他自己的《玉梨魂》也因抒情色彩浓郁而被盛赞《与徐枕亚书》誉为“以伤心人而奏伤心曲”的“再续《离骚》”之作，其《雪鸿泪史》更是“哀怨缠绵，凄清悱恻”(俞长源《雪鸿泪史》序)。

一些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带有明显的自况意味，此时其主体抒发意识最为强烈，自然小说的抒情色彩也于浓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将自己的个人生态度融入于宝玉这一形象之中，藉此抒发自己的悲剧人生感受，他师法的正是楚骚抒情传统。在《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曹雪芹借宝玉之口声称自己要“远师楚人”，为此他将小说写成了一部彻头彻尾、蕴含多重悲剧意蕴的大悲剧。难怪脂砚斋在甲戌本第一回批中称赞《红楼梦》为“《离骚》之亚”，刘鹗在其《老残游记自序》中也认为“曹雪芹寄兴于《红楼梦》”，这都是对其浓郁抒情色彩的高度肯定。再如，魏秀仁在《花月痕》中以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韦痴珠仁况，谢章铤《魏子安墓志铭》称魏秀仁困不遇于时，故其“肮脏抑郁之气无可抒发，因循为稗官小说，托于儿女子之私”，就是认为作者通过韦痴珠与刘秋痕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来抒发内心之愤懑。

质言之，我们在关注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性、娱乐性的同时，不应忽视作为其民族特色的抒情性。对于小说抒情意味所产生的艺术效果，郁达夫《我承认是“失败了”》有着极为精到的说明：“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的感着这作品的‘氛围气’。”以此审视那些具有浓郁抒情色彩的中国古代小说，也极具启发意义。

(据光明网)